



野客叢書

二十六

4 曾 1
515
8



門 4 曾 1 4
515
8

野客叢書小序

僕間以管見隨意而書積數年間卷帙俱滿旅寓高沙始命筆吏不暇詮次總而錄之為三十卷目之曰野客叢書并竈拘墟稽考不無疏鹵議論不無狂僭君子謂其野客則然不以爲臯也

皇宋慶元改元三月戊申日下稷長洲王楙書於不欺堂之西偏



予之長...

聖名書目
此書自慶元改元以來凡三筆矣繼觀他書
間有暗合不免爲之竄易轉烏爲烏吏筆舛
譌以俟訂正續有數卷見別錄云

嘉泰二年十月初五日楸再書於儀真郡齋之
平易堂

野客叢書叙

宋王勉夫氏身不若莘之選史遂佚其名
特其自命野客而當時都以講書君稱之
疑亦隱君子之流至讀其叢書而卒業焉
而後始知其爲博雅聞人也余性癖古屬
者郡縣飛檄且徵士而伊唔之暇手叢書

野客叢書序

不置客謂余曰子豈其嗜古者乎柰何不
上下西京建安六季間願以鉛槧之業俛
而求伸于宋乎且老子生于周尚以不及
觀古爲恨安取近代爲則客亦未見夫叢
書者也叢書所載大要皆古人經史典墳
平分按斷至于重淵碑版前兒畢方貳負

僂囊專車之骨之屬靡不糾核而兩存其
誕信也者安得而不謂之古人乎亡論近
禩眉山父子卽上而昌黎河東再上而子
長孟堅旦暮遇之我知其把臂入林也客
歲余在吳閩肆中得其抄本十二卷較舊
板三十卷更簡逸爾雅吾與其使芟者及

餘者之並存而盡屬管魚紕繆之不可甚
解毋寧存什一于千百而劉覽暘辨若良
金之在鎔乎則余所以尚友勉夫氏而如
見其生平者也勉夫諱楸吳之長洲人別
有巢睫稟筆如千卷惜不槩見云

秀州張昞元號書軒萬曆癸卯上巳日

陳眉公重訂野客叢書卷之一

宋長洲王楸輯

明繡水費慧閱

漢再受命之兆

元城先生夏至日與門人論陰陽消長之理以
謂物禁太盛者衰之始也門人因曰漢宣帝甘
露三年呼韓邪單于稽侯獮來朝此漢極盛時
也是年王政君得幸於皇太子生帝驚於甲觀

畫室爲世適皇孫此新室代漢之兆此正夏至
生一陰之時先生曰然漢再受命已兆朕於景
帝生長沙定王發之際矣蓋謂光武長沙定王
之後故也僕謂生長沙定王之時已萌芽漢再
受命之象又非所以爲兆朕也兆朕之時其見
於程姬所避之際乎當景帝之召程姬也程姬
有所避而飾唐姬以進有所避者顏師古謂月
事也上醉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而覺其

非程姬及生子因名發發之云者謂悟已之謬
也向使程姬無所避景帝不醉唐姬其能幸乎
程姬之避景帝之醉天實使之也杜牧之詩曰
織室魏豹俘作漢太平基誤置代籍中兩朝尊
母儀光武紹高祖本係生唐兒其推原遠矣

班史略於節義

班史於節義事率多疏略如紀信誑楚而燒殺
不爲立傳周苛罵羽而烹死因周昌傳略載此

固失矣然猶得其姓名可以傳於後世鄭當時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屬漢高祖悉令諸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於是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此事見於鄭當時傳首朱建之子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於匈奴中此事見於朱建傳尾惜皆不得其名當昭帝初立之時殿中嘗有怪霍光召符璽郎求璽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

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二秩此非特不得其名且不得其姓氏凡此等者係風教之本可以示勸激之義故表而出之考唐世系鄭君名榮

落英

士有不遇則託文見志往往反物理以爲言以見造化之不可測也屈原離騷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原蓋借此以自諭謂木蘭仰上而生本無墜露而有墜露秋菊就枝

聖賢叢書卷之一
而殞本無落英而有落英物理之變則然吾懽
悴放浪於楚澤之間固其宜也異時賈誼過湘
作賦弔原有鎮鄒爲鈍之語張平子思玄賦有
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此意正與二
公同皆所以自傷也古人託物之意大率如此
本朝王荆公用殘菊飄零事蓋祖此意歐公以
詩譏之荆公聞之以爲歐九不學之過後人遂
謂歐公之誤而不知歐公意蓋有在歐公學博

一世楚詞之事顯然耳目之所接者豈不知之
其所以爲是言者蓋深譏荆公用落英事耳以
謂荆公得時行道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落英
反理之諭似不應用故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爲
報詩人子細看蓋欲荆公自觀物理而反之於
正耳

蘭亭不入選

遜齋閒覽云季父虛中謂王右軍蘭亭序以天

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余亦謂絲竹筦絃亦重複僕謂不然絲竹筦絃本出前漢張禹傳而三春之季天氣肅清見蔡邕終南山賦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見潘安仁閒居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見張平子歸田賦安可謂春間無天朗氣清之時右軍此筆蓋直述一時真率之會趣耳然則斯文之不入選良由搜羅之不及非故遺之也吳曾漫錄亦引張禹傳為

證正與此合

高帝棄二十

前輩謂鄧攸遭賊欲全兒子遂棄已子為不賢僕觀高祖與項羽戰於彭城為羽大敗勢甚急躡魯元公主惠帝棄之夏侯嬰為收載行高祖怒欲斬嬰其天性殘忍如此高祖豈特忍於二子於父亦然當項羽置太公於鼎俎之上赫燄可畏無地措身而分羹之言優游暇豫出於其

口恬不之愧幸而項羽聽項伯之言而赦之萬
一激其憤怒果就鼎鑊高祖將何以處後人見
項羽不烹太公遂以爲高祖之神不知亦幸耳

炎涼世態

廉頗爲趙將賓客盡至及其免歸賓客盡去後
復爲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
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卽從君無勢我卽
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頗無以應孟嘗君爲齊

相賓客盡至及其廢黜賓客盡去後復爲相客
又至孟嘗君曰客何面目見文乎客曰生必有
死物之必至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君
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
暮之後過市者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
物亡其中也孟嘗君卒善遇之異時翟公事正
與此二事同翟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
可設爵羅後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

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
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客固薄矣翟公何怪之有
惜乎無有以二客之言告之說苑載此語而加
一浮一沒交情乃出二句

王章孔融兒女

士君子不幸罹不測之禍使兒女子悲痛亡聊
百世之下聞者酸鼻王章下獄妻子皆收繫章
小女年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

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
之章果獄死孔融棄市時七歲女九歲男以幼
得全寄他舍二子方奕碁融被收而不動左右
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
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
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或言於
曹操欲盡殺之及收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
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戮神色不變自古

史記卷之十一
兒女子爲家門累者不爲不多就此二事尤其
可傷者夫七歲小女而勇決如是雖聖門結纓
赴難者不是過也

文無害

後漢百官志秋冬遣無害都吏案訊諸囚注案
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漢書音義曰文
無所枉害蕭何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正如此
也乃知無害吏亦漢律中語齊永明間策文亦

曰賢牧分挾文而無害正與此同

臣瓚誤引事

前漢食貨志作酒一均率開盧以賣臣瓚注曰
盧酒甕也言開一甕酒也趙廣漢入丞相府破
盧甕按趙廣漢傳直突入霍禹第推破盧罌也
但嘗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受辭而已
瓚誤以二事併爲一事引之盧者賣酒之處壘
土所築形如鍛盧以居酒甕非餅罌文君當盧

黃公酒盧者是也師古之說得之

汲黯遂周陽由

甯成傳未載周陽由爲郡守汲黯司馬安俱在二千石列未嘗敢均茵司馬安不足言也僕觀汲長孺與大將軍亢禮長揖丞相面責九卿矯矯風力不肯爲人下至爲周陽由所抑何哉蓋周陽由亡賴小人其在二千石列肆爲驕暴凌轢同事若無人焉汲蓋遠之非畏之也異時河

東太守勝屠公不堪其侵權遂與之角卒併就戮玉石俱碎可勝歎恨士大夫不幸而與周陽由輩同官遜而避之不失爲厚德何苦與之較而自取辱哉觀長孺勝屠蓋亦知所處矣

雋不疑劉德

雋不疑傳云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病免劉德傳亦云大將軍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後免爲庶人屏居田

開霍光皆欲以女歸二公而二公不受當炙手
炎炎之際乃能避遠權勢甘心擯棄非有高識
孰能及此觀范明友之禍益信二公之見爲不
可及也僕甚怪二公所見皆同如此因而求之
史不惟所見同而官位所爲大率亦相似不疑
爲青州刺史後爲京兆尹德亦爲青州刺史後
行京兆尹事是後皆不顯其同如此而二公之
爲京兆也又皆多所平反見於傳文劉雋事同

有如此異者

龔張對上無隱

前漢尚有純實氣象雖小人有時乎不敢自欺
龔遂入朝王生曰天子卽問何以治渤海君不
可有所陳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
至上前如王生對上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
之遂曰臣非知此乃議曹教臣也兒寬爲廷尉
湯作奏卽時得可異時湯見上曰前奏非俗吏

所及誰爲之者湯以寬對不掠人之美以龔遂可也湯或爲之則知當時人物猶爲近古

至士楊惲有外祖風曰古史書其言而蘇

司馬遷遭腐刑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其故人任安予書責以古人推賢進士之義遷報書情詞幽深委蛇遜避使人讀之爲之傷惻可以想象其當時亡聊之况蓋抑鬱之氣隨筆發露初非矯爲故爾厥後其甥楊惲以口語坐廢其友

人孫會宗與書戒以大臣廢退闔門皇懼之意惲報書委曲敷叙其怏怏不平之氣宛然有外祖風致蓋其平日讀外祖太史公記故發於詞旨不期而然雖人之筆力高下本於其材然師友淵源未有不因漸染而成之者梁江淹獄中一書情詞悽惋亦放遷作惜筆力不及

其於未渠央

今人詩句多用未渠央事往往不究來處渠字

野客叢書卷之一
作平聲用按庭燎詩夜未央注云夜未渠央渠其據切當呼遽只此一音謂夜未遽盡也古樂府王融三婦豔詩曰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又長安狹斜行曰丈夫且徐徐調絃詎未央淵明詩曰壽考豈渠央魯直詩曰木穿石罅未渠透並合呼遽史記尉佗曰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班史作何遽不若漢益可驗也

入新甲之無甚高論大田與野客叢書文意

今人以甲之無甚高論之語卻所說之甲者甚失當時之意按張釋之傳釋之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甲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所謂甲之無甚高論者文帝懼釋之陳五帝三王上古遠之事無益於時故令陳今可行之說釋之言秦漢之事文帝所以稱善則甲之無甚高論自是兩句今人作一句讀之所

以失當時之意也

天亡秦兆

班固作前漢書所以寓勸戒意深矣僕觀其作列傳七十卷而以陳勝爲傳首蓋次其時之先後故爾然作勝傳未言其他首曰勝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而歎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固首載此語有以見天亡秦

之兆其已久矣次作項籍傳又言秦始皇東游會稽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匹夫而敢爲此語益以驗天亡秦之兆果不可遏然後知高祖之起所以應天順人者也

次公何義

筆談云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方進呈上忽曰此人名次公何義王判官不能對是時龐莊敏公爲殿中丞審刑院

詳議官從長官上殿乃越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此人名慕黃霸之爲人上顧之僕謂龐證旣迂其說無義不若曰臣讀漢書蓋寬饒字次公魏丞相所謂次公醒而狂者是也寬饒爲人公廉鯁直無所回避此人必慕寬饒之爲人此說爲得且前漢書所載四次公又有張次公桓次公者奚獨霸哉莊敏想倉卒之間偶記得黃霸字次公故以爲對

耳僕考漢人字次公之意爲其兄弟間居其次者如云仲卿次君耳龐謂霸次王鑿矣玉壺清話載此事謂梁適吳曾漫錄載此不辨所以但謂非適云云

經書因誤

經書間亦有流傳之誤因遷就爲本文者甚多如禮記引君牙之詞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注謂資讀爲至齊梁之

語聲之誤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祁寒小民又怨天案今君牙之文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其本文如此惟禮記中誤寫咨爲資而下文又脫一咨字遂曲爲之說以全其文義如此又如中庸曰素隱行怪漢志則曰索隱行怪此如書序八卦謂之八索徐邈以爲八素蓋索與素字文相近故耳

事有見於他傳

班史事有本傳不載而見於他傳者帝驚時立趙飛燕爲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庭左將軍平慶忌等上書救輔遂得減死朱雲請尚方劍斬張禹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敢以死爭即頭流血上意乃解此二事慶忌本傳不載而見劉輔朱雲傳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惜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

矣上感其言遂貫寬復用之此事兒寬傳不載而見劉向傳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與中郎將卬宴語卬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於上欲誅之卬家將軍以爲安世本持橐籥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此事安世傳不載而見趙充國傳

官名沿革輕重不同

漢大將軍甚重宣帝中興霍光功居第一爲大

將軍麒麟画像不敢書名而張安世韓增之徒則曰車騎將軍衛將軍示莫敢抗也其重如此唐至德間官爵虛濫至以大將軍告身易一醉又何其輕也漢侍中雖比二千石其職甚微分掌乘輿服物下至持褻器虎子之屬武帝以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坐唾壺當時榮之故舊儀謂侍中爲執虎子至唐遂以爲宰相之任又如僕射本秦主射之官至唐亦以爲

宰相之號其輕重不等如此

何敞引陳平語

何敞曰陳平生於征戰之世猶知宰相之分云
外鎮四夷內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按陳
平傳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
物之宜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
夫各得任其職也敞以四夷爲外諸侯爲內而
不知平以四夷諸侯皆爲外而以親附百姓爲

內也此蓋一時引用不審細故耳

殷浩

士大夫之名節要其終而後信區區於一時僕
未敢以爲必然者商浩少有盛名三府交辟不
就二庾請以爲屬不從屏居墓所且幾十年時
人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當代偉人亦伺其出處
以卜江左興廢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
旣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其望重如

此庾翼貽書勉爲時起浩固辭褚裒力薦於簡文徵爲揚州刺史浩又上疏遜謝簡文答書力挽之浩復辭避自三月至七月稽命如是之久不得已然後勉強受之可見商浩當時不肯出仕而士大夫屬望於浩如此之切雖商之伊尹周之呂望殆不過此浩之出也竊意必能康濟四海以慰中外之望然經畧中原疎而無術與桓溫不協且所用非人卒底柔山之刃浩之出

不惟一事無立而喪師辱國殆有甚焉朝野於是大失所望削爵貶竄固其宜也而咄咄書空不能自遣又可笑者浩在貶所其甥告歸灑然起貧賤親戚離之感至於揮淚何遽至此後桓溫遺書示以引用之意斯言未必非戲耳浩一聞其說欣然許之答書慮有乖謬以忤其意開閉數十竟達空函臨事顛錯如此可笑其胷中可知且喧寂聚散人之常態何必苦爲悲戚讎

野客叢書卷之一
人見招未必美意正以示辱而甘心從之其無
恥如此无可鄙也且商浩一商浩耳向也諸公
翕然引用堅執不起今也一聞桓溫之言便欣
然相從向也志節甚厲爵祿不動今也貶所失
侶遂至悲泣何其無特操邪

率邇逃聽

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書曰率邇者踵武逃聽者
風聲漢書作聽逃漢書嚴安書曰合從連衡馳

車轂擊而史記作擊轂二處各具本意所注其
承襲也久矣所謂率邇逃聽馳車轂擊之語其
亦楚辭吉日時良句法與江總表逃聽前事沈
約啓逃聽所未書

章此駟虞

歐陽文忠公詩義引賈誼新書謂駟虞非獸以
證毛鄭之失駟乃文王之囿而虞者囿之司獸
者也謂當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聞以駟虞為

聖賢言 卷之一
獸漢儒多言鳥獸之祥然猶不以爲言是初無
此義僕觀司馬相如封禪書囿騶虞之珍羣微
麋鹿之怪獸又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
章其儀可喜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師古注騶虞
也則是騶虞之獸果見於武帝之時矣太公六
韜淮南子皆曰文王拘於羑里散宜生得騶虞
獻紂張平子東京賦曰囿林氏之騶虞擾澤馬
與騰黃何平叔景福殿賦曰騶虞承獻素質仁

形晉安帝時新野有騶虞見以騶虞爲獸者似
此之類甚多不可謂無是獸也其他不可信則
太公在毛鄭之前相如淮南王與毛公同時在
鄭之前其言亦爾安得不信乎則是毛鄭之釋
亦不爲無據僕又觀歐公作五代世家曰予讀
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莫不畢出吾不知其
爲何物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爲獸者
出於近世之說乎僕謂歐公是未考太公六韜

司馬相如封禪書與夫淮南子耳山海經亦載
漢唐酒價

歷陽郭次象多聞嘗與僕論唐酒價郭謂前輩
引老杜詩速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
以此知當時酒價然白樂天與劉夢得沽酒閒
飲詩曰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當
劉白之時酒價何太不廉哉僕謂不然十千一
斗乃詩人寓言此曹子建樂府中語耳唐人引

此甚多如李白詩曰金尊沽酒斗十千王維詩
曰新豐美酒斗十千崔輔國詩曰與沽一斗酒
恰用十千錢許渾詩曰十千沽酒留君醉權德
輿詩曰十千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詩曰若得奉
君歡十千沽一斗唐人言十千一斗類然一斗
三百錢獨見子美所云故引以定當時之價然
詩人所言出於一時又未知果否一斗三百別
無可據唐食貨志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

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此可驗乎又觀
楊松玠談藪北齊盧思道嘗云長安酒賤斗價
三百杜詩引此亦未可知僕因謂郭曰曾知漢
酒價否郭無以應僕謂漢酒價每斗一千郭謂
出於何書僕曰此見典論曰孝靈帝末年百司
酒酒一斗直千文此可證也

唐時酒味

三山老人云唐人好飲甜酒殆不可曉子美曰

人生幾何春與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曰一
尊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僕謂唐人以
酒比飴蜜者大率謂醇乎醇者耳非謂好飲甜
酒也且以樂天詩驗之曰甕頭竹葉經春熟如
飴氣味綠黏臺曰春攜酒客過綠飴黏盞杓曰
宜城酒似飴曰黏臺酒似飴樂天詩非不言酒
之甜也至要其極論則曰甘露太甜非正味醴
泉雖潔不芳馨曰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曰

甕揭聞時香酷烈餅封貯後味甘辛酒味至於
甘辛乃爲佳耳樂天之詩又如此豈好甜酒哉
且退之詩亦自有酒味冷冽之語又豈嘗專好
甜酒邪然樂天戶大嫌甜酒之句正屬退之非
好甜酒矣大抵酒味之適口古今所同豈唐人
所好與今異邪三山蓋不深考耳子美香醪如
蜜甜之句與巴子歌同巴子歌曰香醪甜似蜜
峽魚美可鱸與夏不效香醪賦豈增賦之曰

女侍中

金石錄載趙彥深母傳太妃碑額題齊故女侍
中宜陽國貞穆太妃傅氏碑案北史後魏女侍
中視二品然本後宮嬪御之職今以宰相母爲
之惟見於此僕謂不但宰相母也如清河王岳
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元乂之妻
亦拜女侍中封新平郡君此類不一則知當時
女侍中之號非必專處後宮嬪御蓋有近宗與

野谷言 卷之一
三
夫臣下妻毋為之者正以示殊寵耳然以宰相
之毋尊為太妃其禮可見

東縕還婦

蒯通傳曰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毋相善也里婦
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過所善諸毋語
以事而謝之里毋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
矣即東縕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
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毋

非談說之士也東縕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
有相感事有適可韓非子所載與此同而其言
稍異曰人有亡其豚肩者意其婦而逐之鄰媪
聞之束葦而詣之曰昨夜狗爭骨須火以燭之
王悟乃歸婦通蓋用此語爾而注不云

蕭何強買民田宅

邵氏聞見錄謂漢史蕭何傳先言何強買民田
宅上書言者數千人後言何買田宅必居窮僻

野客叢書 卷之一
處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爲勢
家所奪其反覆如此不可信也僕謂史氏之言
非反覆也揆何所爲信皆有之前謂強買民田
宅者蓋當功遂危疑之際後謂買田宅必窮辟
處者蓋其平居無事之時二者自不相關何謂
反覆高祖既定天下於諸功臣不能無疑蕭何
懼所不免一聞鮑生之言則遣子詣軍一聞召
平之言則悉家財佐軍急急自防惟恐不及當

上自將兵擊黥布時何守關中上數遣使問相
國何甚岌岌乎此客恐之以族滅之說復獻以
買田自汙之計何雖知其不可其勢不得不然
謂買民田其罪小不釋君疑其禍大上既罷兵
而歸見上書告相國強買民田事者如此之衆
帝之心始安所以不罪相國但以民所上書笑
以示相國俾自謝而已可見其疑至此釋然是
則何買田宅必窮辟處者正其本心而強買田

宅致民之訟者蓋出於不得已也本朝趙韓王
普強買人第宅聚斂財賄爲御史中丞雷德驤
所劾不知趙亦用蕭何之術而蕭何此計又祖
王翦之故智耳類而推之如陳平當呂氏異議
之際日飲醇酒弄婦人顏真卿當安祿山牙孽
之際日與賓客泛舟飲酒裴度當宦官熏灼之
際退居綠野把酒賦詩不問人間事古人明哲
保身之術例如此皆所以絕其疑也

太牢

太牢者謂牛羊豕具少牢者謂去牛惟用羊豕
今人遂以牛爲太牢羊爲少牢也禮記郊特牲
而社稷太牢又曰卿大夫少牢士以特豕又曰
特羊今士大夫往往循俗承用不以爲非嘉祐
雜志載常禹錫判太僕供裕享太牢祗供特牛
而不供羊豕然則流俗承誤如此觀唐人呼牛
僧孺爲太牢呼楊虞卿爲少牢東都賦太牢饗

注牛也知此謬已久

周顛處曖昧召禍

人不可自處曖昧之地曖昧之地災禍之所由
生可不戒哉僕觀晉王處仲作亂劉隗勸帝盡
誅王氏王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周顛將入導
呼顛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
帝言導忠純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至
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顛顛不與言顧左右曰

今年殺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顛既出又上
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已而銜之處仲既
得志問導曰周顛南北之望當登三司導不應
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又不答處仲曰若不
爾當誅又無言顛竟至死導後檢中書故事見
顛表救已殷勤款至執表涕泣告諸子曰吾雖
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此顛自召禍端無足怪者夫救人而不使人知

顛蓋示以公道志非不佳然密為申救不示私恩足矣何至告之而不應出入殿門有揚揚自得之色且至有殺賊奴之罵外貌外言尚且若此則其在內可知不惟不能救已反以陷已必矣安得無此疑當此之際雖使善人長者亦所不能堪導豈陷賢者當處仲三問而三不答可見導中心有不能堪者顛死而後方知向者訑訑見拒之際乃拳拳甲救之時吁無及矣人誰

得而知之以是知人不可自處於曖昧之地而况立朝於危疑之際尤為難事稍有間隙性命不可保其可明開禍隙以示人哉宜顛之不得其死也將以避恩反以召禍哀哉

古文奇字

劉棻嘗從楊雄學作奇字所謂奇字者古文之變體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

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甄豐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卽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旂信也唐書藝文志有古文奇字三卷郭璞好古文奇字韓退之謂略識奇字是也

漢奉行故事之弊

魏相爲相以奉行故事觀主帝人必爲識時務

之宜僕謂當是之時固欲奉行故事所謂奉行故事者循其大綱而已節目之未善安可不改霍光不學大率施爲乖陋無取豈足爲後世法程於此不爲釐正顧乃例循故轍魏相之識於是爲陋僕觀貢禹一書有以知當時敝政不便於行者甚多其言有曰武帝取好女數千人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

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
大失禮逆天心未必稱武帝之意昭帝晏駕光
復行之至孝宣時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
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
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
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
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辜也禹之此
言正譏魏相又及於齊三服官屬釜銀器織室

馬廐種種過度費用不貲是皆武帝造端之弊
因循不革其流至此尤不足責也魏相號為中
興賢相而因陋承弊不以為怪是不為痛惜
也哉

晉史舛誤

庾敳曰嶠森森如千丈松磊砢節目施之大厦
有棟梁之用庾敳傳作溫嶠世說與和嶠傳作
和嶠晉書世說並言周嵩因酒以燭投兄顛顛

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案阿奴乃謨小字當言
阿嵩火攻誤以阿嵩爲阿奴也王祥傳曰祥漢
諫議大夫吉之後案王吉在漢宣帝時爲諫議
大夫而諫議大夫起於光武之世謂諫議大夫
亦誤也

班馬史文

容齋隨筆曰漢書袁種告盎飲亡何史記謂曰
飲亡苛二義不同僕謂何苛二字古者通用實

一義耳觀漢書賈誼傳謂大譴大何新書謂大
譴大苛可證也史傳又有傳寫譌舛而認以爲
正文如漢書衛綰傳不孰何綰而史記作不譙
呵綰疑史記謂不誰何綰傳寫誤以爲譙呵也
又如史記謂大將軍出窳渾漢書則曰出窳渾
漢書謂禽黎爲河綦侯功臣表則曰烏黎漢書
謂調雖爲常樂侯功臣表則曰稠睢此類甚多
往往因其字文而魚魯之耳

陳眉公重訂野客叢書卷之一終

漢書卷之九十四 西域傳第六十四 漢書卷之九十四 西域傳第六十四 漢書卷之九十四 西域傳第六十四

陳眉公重訂野客叢書卷之二

宋長州勉夫王楙著

明繡州王體元校

暴勝之

武帝末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威震州郡雋不痴上謁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顏注公子勝之字也僕謂此公子者如言貴公子耳非稱其字也固

野客叢書 卷之二
雖當時風俗之厚不應以一介之士與部使者
初未相識進謁之始稱其字之理顏之推謂字
以表德古者無嫌豈其然乎且孔門弟子稱仲
尼者是退而記其所言非當面之稱也

荆軻

鄒陽曰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應劭云荆軻
爲燕刺秦始皇不遂其族坐之湛沒也師古云
此說謂湛七族無荆字也尋諸史籍荆軻無湛

族之事不知陽所言者何人也僕謂湛之爲義
言隱沒也謂軻以得罪於秦故凡荆軻親屬皆
竄迹隱遯不見於世非謂秦滅沒其七族也史
記曰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姓
名匿於宋子正此意也

爰盎

爰盎與鼂錯素不相能自吳王所歸道逢丞相
申屠嘉下車拜謁願請問者蓋欲以錯惡密啓

嘉而嘉慮其以是私事見告難以區處也拒之
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
卽私邪吾不受私盜薄以語譏之嘉遂引爲上
客而請間之說得行想從容燕侍力陳錯惡異
時嘉奏請誅錯未必不自盜日夜從史之故奈
何帝爲錯言先入嘉奏沮格發憤而死得非盜
有以誤之乎盜恨嘉死益忿錯之所爲求其害
錯者而不可得竇嬰亦與錯有隙會七國反乃

以盜薦上上召見盜問計安出正投其害錯之
機盜又請間而錯竟不能免矣盜之請間無非
言錯委蛇曲折爲計甚密故卒遂其所圖盜亦
可謂深矣嘉惟不密反爲錯所陷盜肯蹈故轍
哉錯計出於嘉上而盜計又出於錯上信乎天
下無第一手也

尚書牴牾

尚書大傳與古文尚書所載不同大傳爲周公

聖賢言行錄卷之二
三
死王誦欲塋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
木斯拔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
也梅福張奐等皆引以爲言據今尚書言大雷
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見於周公居東之日
而非其死葬之時以此一事觀之則知大傳與
經牴牾多矣豈惟大傳如此今之尚書與漢本
亦多不同王嘉奏對引臯陶戒舜之語曰無教
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師古注謂

虞書咎繇之詞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
當戒謹危懼以理萬事之幾教字與教字意甚
相遠而教之意爲尤長元城先生謂恐教字轉
寫作教字耳僕又觀陳蕃疏曰臯陶戒舜無教
逸游則於今本教字初未嘗差也漢人引經率
多如此不特是也如尚書天齊于人俾我一日
而楊賜則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尚書上刑適
輕下刑適重而劉愷則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

尚書黎民於變時雍而陽朔二年詔則曰黎民於蕃時雍尚書方命圯族蜀志晉書皆曰放命圯族尚書平章百姓史記曰便章百姓徐廣注便平也劉愷傳曰辨章百姓鄭玄注辨明也似此之類甚多漢人各習其師往往不同如此

王子猷

王子猷多言俗事謝安以爲不如猷之僕謂此特以一時之言察其優劣耳未考其終身之行

也子猷傳所載率多曠達如不答長官拄笏而看西山不顧主人坐輿而造竹下山陰雪夜詠招隱詩而訪戴逵觀此數事胸中灑落亦自不凡未易貶之也然傳又云人欽其才而穢其行僕觀此語始知其爲人內行不謹爲當時所鄙信非子敬之及惟史氏沒其迹而不書盛陳前數事且居名父之下名弟之上左右掩映故後世聞其風者擊節賞歎以爲不可及而莫知有

大節之累云

王涯學太玄

元城先生論甘露之禍凡覆十一族而王涯者自號留心太玄亦罹其禍且太玄惟以進退消息之爲說涯知其說而不能行故爾僕謂著太玄者小有非意且不能自制投天祿閣爲後世笑尚何以責學太玄者邪

劉向譏恭顯

劉向說苑載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曰夫社東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之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之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

聖客叢談 卷之二
之里人何故里人曰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
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酸所以不售之故也
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
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
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二者每每相妨而
道術之士不得進用此國家之所深患也劉向
借此以譏恭顯卒爲恭顯所噬蓋疾小人不可
形之言豈不重其毒乎

蕭疏二傳

蕭望之爲元帝傳與石顯爲仇貪位不去卒爲
石顯所陷疏廣亦爲元帝傳與許伯爲惡飄然
引去許伯莫能肆其毒蕭疏事體一同然安危
不同者去就之勢異也且元帝仁柔不斷疏傳
蓋熟察其爲人今吾結怨於權貴逆知非異日
保身之地故一旦引知足之分父子相携而去
之人徒知疏傳之去爲高而不知所以去者蓋

野客叢書卷之二
以此耳僕讀蕭傳傳益歎疏傳之不可及東坡
謂二疏之去蓋鑒韓楊趙蓋之誅顧弗深考耳

萬石君

前漢書石奮及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官至
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
寵乃舉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嚴延年兄弟五
人皆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嫗此外無
聞後漢馮勤曾祖父易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

子八人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
父子九人皆爲二千石幾二萬石矣殆不止萬
石而已其門戶顯融又過於嚴石二家而前書
不載今人第知前漢有一萬石君有一萬石嫗
而莫知此也

膠東之詐

容齋隨筆云龔遂爲渤海太守受王生之策以
爲聖主之功宣帝悅其有讓遷遂水衡都尉以

王生爲丞以謂遂之治效著明宣帝不以爲賞而悅其佞詞宜其起王膠東之僞也僕考膠東王相受賞在地節三年之春而龔遂自渤海太守遷水衡都尉乃在地節四年間耳此事在後謂遂鑒王膠東冒賞之弊則可不應反謂王膠東因帝悅遂佞詞而起其詐也

蜀先主

蜀書言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僕觀三顧草

廬與夫用兵行師甚有得於書之旨先主豈真不樂讀書哉蓋當吳魏相持之際正藉武人以輸其力一示以讀書之說此曹將至解體此正與漢高罵儒之意同不然臨終何以戒其子曰可讀漢書禮記歷觀諸子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觀此可見先主之本心矣

石顯譖望之

史謂石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

恐天下學士姍已病之乃薦貢禹歷位九卿議者於是稱顯以爲不妬譖望之矣僕謂使顯不殺望之則已使其果有此事豈以薦一貢禹而能免天下之議哉殺與不殺而天下之公議自存今謂衆人匈匈言殺蕭望之是天下皆知顯爲殺望之矣又言議者於是稱顯以爲不妬譖望之何當時公論無定論如此僕恐不然史氏飾詞之過耳

薦賢

史謂鄧通無他技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媚上而已鄧通何者而責以薦達賢才之事蓋漢世士大夫率貴於薦士所以司馬遷被刑之後其故人任安責以古賢臣薦士之義而遷辭以刀鋸之餘奈何薦天下豪俊衛青既貴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其故吏蘇建亦勉以觀古名將招選之義而青謝以魏其武安厚賓客天子嘗切

齒人臣奉法何與招士舉此二者他可知矣

牡丹

歐公謂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已後始盛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寂無傳焉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一詩初不言其異若谿漁隱引劉夢得元微之白樂天数詩以證歐公之誤且引開元時牡丹事以證歐公所謂則天已後始盛爲信然近時容齊隨筆亦引元白

數詩以證歐公之誤且謂元白未嘗無詩唐人未嘗不重此花容齋蓋未見漁隱所言故爾余取唐六十家詩集觀之其爲牡丹作者幾半余不暇縷數且以劉禹錫集觀之有數篇渾侍中宅看牡丹唐郎中宅看牡丹自賞牡丹皆有作豈得謂惟有一篇歐公不應如是鹵莽得非或者假歐公之說乎二公引元白數詩以證歐公之誤要未廣也龍城錄載高宗宴羣臣賞雙頭

牡丹舒元輿序謂西湖精舍有牡丹天后命移植焉由是京國日盛則知牡丹在唐已見於高宗之時又不可引開元事爲證也閱李綽尚書故實言北齊楊子華畫牡丹謝康樂集言水際竹間多牡丹陸農師作埤雅拾歐公之說亦謂牡丹不載文字自則天已後始盛如沈宋元白之流寂無篇什惟劉夢得一篇亦不深考耳

櫻桃玉蕊

烟公之詩且謂云白未嘗無詩

容齋隨筆云物以希見爲珍長安唐昌觀玉蕊花魯直所謂山礬者江東彌山亘野唐昌所產至於神女下游折花而去以踐玉峯之約不特土俗罕見神仙亦然僕考李衛公集有爲潤州招隱玉蕊花詩云玉蕊天中樹金鑾昔共窺注謂禁林有此木吳人不識因余賞玩始得名又曰內署沈大夫所居閣前有此樹每花開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集庭砌大夫草詔之暇邀余

聖朝詩話 卷之二
同玩大夫謂沈傳師也又觀晏元獻公集有翰
林盛諫議借示揚州廟玉蕊詩序云此花因王
元之更名瓊花亦謂之玉蕊二花相近而名字
不同據春明退朝錄招隱玉蕊卽后土瓊花也
若然則玉蕊自是瓊花非山礬也所謂事有似
是而實非者此花以罕見爲貴高齋詩話蔡寬
夫詩話與隨筆之說同

省文

史記衛青傳曰封青子伉爲宜春侯青子不疑
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壘三用青子字不
以爲贅漢書則一用青子字而其餘則曰子而
已曰封青子伉爲宜春侯子不疑爲陰安侯子
登爲發干侯視史記之文已省兩青字矣使今
人作墓志等文則一用子字其餘曰某某而已
後世作文益務簡於古然字則省矣不知古人
純實之氣已虧

玉樹青蔥

楊子雲甘泉賦玉樹青蔥顏師古注玉樹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向注文選亦謂武帝植玉樹於此宮以碧玉爲葉案三輔黃圖云甘泉宮北有槐樹今謂玉樹根榦盤峙三二百年木也楊震關輔古語記曰耆老相傳咸以謂此樹卽楊雄甘泉賦玉樹青蔥者也又觀隋唐嘉話國史纂異長安記聞見錄等雜書皆言漢宮以槐爲

玉樹因知晉人所謂芝蘭玉樹者蓋指此物也又考漢武故事上起甲帳乙帳前庭種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自在神宮中只非甘泉宮事知師古與向之注爲甚謬而左思之見未審也古來文士如曹操曹植王粲摯虞庾儵傳選庾信之徒皆有槐賦其述種於宮殿之間美致曲盡獨未有以玉樹爲言者何邪紀少瑜詩玉樹起千尋曹植詩綠蘿緣玉樹得非卽此乎後漢

梁劉七舉亦曰玉樹青蔥

敬字

嘉祐雜志謂敬字左訖力反右普木反今避廟諱改姓苟誤矣按此誤不但見於石晉之時六朝已然矣南史何敬容為宰相時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大作苟小作文容字大為父小為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是以狗字譏之也又觀張敬兒毋於田中夢犬子有娠而

生敬兒故初名苟兒又生一子名猪兒宋明帝嫌苟兒名鄙改為敬兒觀此二事是以敬字之左文為苟且之苟字明矣

顏駟馮唐

漢武至郎署見顏駟鬚眉皓白問何其老也對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此事與馮唐絕類白帖

聖名詩言 卷之二
三
云漢文帝時馮唐白首為郎帝問之對曰臣三朝不遇樂天詩亦曰重文疎卜式尚少棄馮唐楊巨源詩曰此地含香從白首馮唐何事怨明時劉孝標辨命論曰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左太汧詠史詩曰馮唐豈不偉白首不見招兩君皆有白首不遇之說是以顏駟事嘗為馮唐用也

廟諱

容齋隨筆曰李陵詩獨有盈尊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敢用此語僕觀古文苑所載枚乘柳賦曰盈玉縹之清酒玉臺新詠載枚乘新詩曰盈盈一水間梁普通間孫文韜所書茅君碑謂太元真君諱盈漢景帝中元間人觀此二事知惠帝之諱在當時蓋有不諱者然又怪之當時文字間或用此字出適然猶為有說至以廟諱為名甚不可曉

上林賦

孫尚書仲益謂司馬相如上林賦蓋令尚書給
筆札一日而就非二京三都覃十年之思其誇
苑囿之大固無荒怪不經之說後世學者往往
讀之不通尋繹師古音義從老先生叩問累數
日而後曉焉僕謂相如此賦決非一日所能辦
者其運思緝工亦已久矣及是召見因以發揮
不然何以不俟上命遽曰請為天子游獵之賦

是知此賦已平時製下而非一旦倉卒所能為
者西京雜記謂相如為上林子虛賦幾百日而
後就此言似可信

綠沉鎗

周竹坡詩話云杜少陵游何將軍山林詩有雨
拋金鎖甲苔臥綠沉鎗言甲拋於雨為金所鎖
鎗臥於苔為綠所沉有將軍不好武之意余謂
周說鑿甚杜之綠沉鎗正謂精鐵鎗耳且唐百

家詩亦曰校獵綠沉鎗此豈鎗臥於苔爲綠所
沉邪竹坡又謂以綠沉爲精鐵則金鎖甲當是
何物不知金鎖甲者卽黃金鎖子甲耳貫林詩
曰黃金鎖子甲風吹色如鐵此亦用金鎖甲事
安謂何物竹坡言鎗臥於苔爲綠所沉固已甚
鑿言甲拋於雨爲金所鎖尤爲不通古之所謂
綠沉者不可專指一物顧所指何物耳如梁武
帝食綠沉瓜是指瓜也如人以綠沉漆管筆遺

王逸少是指筆也如劉邵賦六弓四弩綠沉黃
間古樂府綠沉明月弦唐太宗詩羽騎綠沉弓
是指弓也宋元嘉間廣州作綠沉屏風石季龍
用綠沉扇是亦有綠沉之說豈可專指一物爲
綠沉哉侯鯖錄引龜蒙詩以證綠沉爲竹見亦
未廣鄭槩詩嘗曰亭亭孤筍綠沉鎗則知龜蒙
之言不爲無自然則綠沉又不可專謂精鐵蓋
有物色之深者爲綠沉也吳曾漫錄論苔臥綠

沉鎗不取精緻之說不知漫錄以綠沉鎗為何等物邪

數奇

西清詩話曰唐人以詩專門使事不免小誤王維詩曰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為數奇不敗由天幸乃霍去病非衛青也邵氏聞見錄亦如此言乃以此詩為張籍之作且云漢書豈自義數作朔則亦不可對天矣此詩誤用天幸事固

已無疑然考山谷之言謂顏師古以數奇為命隻不耦則數乃命數之數非疏數之數也杜詩曰數奇謫關塞道廣存箕頰曰樂天詩集序曰文士多數奇詩人尤命薄樂天以數奇對命薄子美以數奇對道廣是皆以數為命數之數若柳子厚碑曰不遇與詞鬱駮眉之都尉數奇見惜挫猿臂之將軍楊蟠詩曰仲父嘗三逐將軍老數奇此乃為疏數字用也

麥秋

湘素雜記載宋子京有皇帝幸南園觀刈麥詩
曰農扈方還夏官田首告秋注云臣謹按物熟
謂之秋取秋歛之義故謂四月為麥秋百穀各
以初生為春熟為秋麥以初夏熟故以四月為
麥秋此說見蔡邕月令章句

王氏

文選蕭揚州薦士表曰竊見王暕字思晦七葉

重光海內冠冕良注七葉謂自王祥以下至暕
父曇首凡七葉冠冕不絕余謂良不考究妄為
之說蓋暕正王覽之下非祥下也暕蓋儉之子
僧綽之孫曇首之曾孫注以暕父曇首又謬也
祥覽為兄弟自覽至曇首六世至暕則九世矣
汪謂祥至曇首七世亦謬也李善注謂暕覽之
下此說是矣然謂覽生導又非也按晉書覽生
裁裁生導王筠亦曰未有七葉名德重光爵位

聖朝書言卷之三
相繼如吾門者筠蓋與暎再從兄弟皆曇首曾
孫所以俱有七葉重光之語自導至襄九世立
傳著在國史自洽至熹九世有集行於晉宋隋
唐之間自古名門濟美鮮有如是之盛者

談圃

臨汀刊孫公談圃三卷近時高沙用臨汀本復
刊於郡齋余得山陽吳氏家藏建炎初錄本校
之多三段其後二段乃公之甥朱稔所記併著

於此其一曰仁廟女交國大長公主降李璋璋
先卒一日公主晨起語左右曰夜來夢楊太妃
特來與我做女顧左右笑之明日凌晨聞者報
門外有人遺下一新生女子在門臺上公主使
人收養之如已女也稍長適向經遂生今太后
經卒時太后臨弔其從者皆輦官稱官家供事
人元祐初李綬爲副都承旨善言都城故事其
說如此其二則朱稔所記一曰熙寧三年余侍

臣名書言 卷之二 三
親守官泗上時公爲盱台主簿一日見公言夢
中有羽客遺詩一絕其後二句云更細與君三
十載北陵原上望殘霞公自言北陵殘霞非佳
語也熙寧三年歲在庚戌至元符二年己卯公
卒於臨汀正三十載二曰高郵軍南樓東去河
丈餘地有井庇以四柱屋父老相傳云邗道光
女嘗汲此水煉丹飛仙去故世號玉女井其東
二十餘步卽公之第宅也公嘗言嘉祐中治廳

屋得廢井甃砌完好泉清且甘按圖經卽此爲
真玉女井也其庇以四柱屋者市人妄爲之爾
公又言治平中公之伯氏之喪其井輒浮泥而
濁且苦踰月復故其後十五六年公又失長子
已石相者言廳東南不利有此井尋汲之又復
淤濁遂命撤去石欄以石版蔽之今公歿十五
年餘矣舊宅已爲東隣茹氏所有不知此井蔽
覆如故或復發掘汲取也

中和樂職

近以中和樂職詩爲太守事用余考王褒傳神爵五鳳間天下殷富宣帝修武帝故事作歌詩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使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歌之宣帝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何武傳所載大率亦然此是監司頌朝廷之德化何與太守事今人頌太守治政往往有中和樂職之語似不考當來之

意所謂中和樂職宣布詩者三篇詩名耳注謂中和者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樂職者謂百官萬姓樂得其常道宣布謂德化周洽徧於四海豈郡守之所安哉張曲江任洪州日自有詩曰樂職在中和此語益謬矣王褒四子講德論亦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其意正如

此所以褒作甘泉頌有曰想聖至之優游詠中和之詩讀太平之頌觀此益知其事非郡守所當用者

宮殿

樂天長恨歌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豈有興慶宮中夜不點燭明皇自挑燈之理步里客談曰陳無已古墨行謂睿思殿裏春將半燈火闌殘歌舞散自書小字答邊臣萬國風

烟入長算燈火闌殘歌舞散乃村鎮夜深景致睿思殿不應如是二說甚相類余謂二詞正所以狀宮中向夜蕭索之意使言高燒画燭貴則貴矣豈復有長恨等意邪觀者味其情旨斯可矣

作佐

蔡寬夫詩話曰詩人用事有乘語意到輒從其方言爲之亦自一體但不可爲常耳吳人以作

爲佐音退之詩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
問方橋方橋如此作乃用佐音不知當時所呼
通爾或是戲語也僕按廣韻作字有三音一則
洛切二臧路切三則邏切退之詩韻正叶則邏
切音佐耳又後漢廉范傳云廉叔度來何暮不
禁火民安作昔無孺今五袴此作字臧路切音
措耳又茗溪漁隱引老杜主人送客何所作此
語已先退之用矣何止老杜與杜同時如岑參

詩歸夢秋熊作鄉書醉懶題在杜之先如安東
平古調微物雖輕拙手所作餘有三丈爲郎別
厝此類甚多在退之前不但杜用此語也古
詞所叶正與廉歌一同明道雜志引皮日休詩
共君作箇生涯之語謂作讀爲佐不止退之一
詩卽張右史亦失記杜岑之作爾權德輿詩小
婦無所作自注音佐又考小婦無所作乃古樂
府中語以作爲佐知自古已然矣毛詩侯祝侯

作字作詛字讀

樂天姬侍

隨筆云世言樂天侍兒惟小蠻樊素二人予讀
集中有詩曰菱角執篴簞谷兒抹琵琶紅綃信
手舞紫綃隨意歌自注云菱谷紫紅皆臧獲名
若然紅紫二綃亦妓也則樂天之妓又不止此
觀劉夢得集中有贈小樊一詩曰花面下頭十
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終須買取名春草處處

將行步步隨又同州與樂天詩注曰春草白君
之舞妓也則知樂天姬侍又有本集所不言者
白詩曰小奴搥我足小婢搥我背又不知小奴
小婢者是何名也

嫖姚

茗谿漁隱曰杜子美詩云借問大將誰恐是霍
嫖姚漢朝頻遣將應拜霍嫖姚按漢史顏師古
注竝去聲呼而此作平聲用蓋從服虔之音爾

王荆公詩亦曰莫教空說霍嫖姚亦以平聲呼
蓋承襲子美之意也聞見錄亦以子美用嫖姚
字爲失且譏之曰退之云凡爲文詞宜略識字
有以也夫二公不深考耳嫖姚作平聲用自古
已然不但子美荆公二人而已觀梁蕭子顯詩
夫婿仕嫖姚十八賈登朝庾信詩寒衣須及早
將寄霍嫖姚王褒詩樓蘭校尉稱嫖姚唐人前
詩已多如此而唐人如李嘉祐詩身逐嫖姚幾

日歸高適詩每逐嫖姚破骨都李白詩將軍兼
領霍嫖姚張祐詩二十逐嫖姚羅隱詩尊疊合
伴霍嫖姚李益詩君逐嫖姚將韋應物詩嫖姚
恩顧下中有霍嫖姚張籍詩曾將順策佐嫖姚
爲佐嫖姚未得還杜牧之詩鏖兵不羨霍嫖姚
李商隱詩五年從事霍嫖姚郎士元詩壯心竟
未嫖姚知本朝如王元之詩繡服霍嫖姚劉貢
父詩嫖姚不復顧家爲陳後山詩故家文物尚

野客叢書卷之二
嫖姚如此甚多皆明知爲平聲字用者未見有
作去聲呼蓋承襲而然二公但見子美荆公用
此遂以爲疑不知前後之人所用已如此也

露盤

湘素雜記載魏畧曰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諸
鐘簾駱駝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壘大發卒鑄
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又漢晉春秋曰帝徙露盤
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霸壘而唐李賀

金銅仙人辭漢歌序云魏明帝青龍九年八月
詔官官牽車而西取漢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
殿前旣拆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泣下黃朝英謂
明帝紀青龍五年三月改爲景初元年是歲徙
長安銅人重不可致而賀以爲青龍九年八月
蓋明帝以青龍五年三月改爲景初元年至三
年而崩則無青龍九年明矣此皆朝英所云也
則賀所引青龍固失然據今本李賀集云青龍

元年非九年也朝英誤認元年爲九年耳

東坡梅詞

東坡在惠州有梅詞西江月末云高情已逐晚
雲空不與梨花同夢蓋悼朝雲而作茗溪漁隱
曰王直方詩話載晁以道云說之初見東坡此
詞便知道此老須過海只爲古今人不曾道到
此須罰教去此言鄙俚近於忌人之長幸人之
禍且謂直方無識載之詩話寧不畏人之譏乎

諺晁以道此言非忌人之長幸人之禍也蓋以
坡公道人所不能到之妙奪天地造化之巧故
有謫罰之語直方所載當有所自而漁隱至以
無識譏之是不思之過也高齋詩話載王昌齡
梅詩云落落莫莫路不分夢中喚作梨花雲坡
蓋用此事也夢雲又有榴花一事柳子厚海石
榴詩曰月寒空塔曙幽夢綵雲生

蘇明允

後山詩話載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若谿漁隱引蘇明允佳節每從愁裏過壯心還傍醉中來則後山談何容易且如歐公不能賦而鳴蟬賦豈不佳邪魯直短於散語而江西道院記膾炙人口何邪

弋人何篡

三山老人云揚子雲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一本作篡故退之詩云肯效屠門嚼久嫌弋者篡後漢逸民傳序云揚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注篡本作篡法言篡宋衷注曰篡今人謂以計取物曰篡乃是篡字又非篡字也故陳子昂碑曰弋人何篡鴻飛高雲張曲江詩曰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篡則用元字梁肅四皓贊曰弋者何思鴻飛冥冥又轉爲思字

陳眉公重訂野客叢書卷之二終

今人謂以信如...曰慕...其慕字又非慕字...
 何意...本非慕去言慕宋東武曰慕...
 昔慕...曰...
 語一本非慕...
 三山...人...
 三山...人...
 三山...人...

陳眉公重訂野客叢書卷之三

宋長洲勉夫王楙著

明秀州 林有聲校

諧聲

筆談云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如玖字有字多
 與李字協用慶字正字多與章字平聲用恐別
 有理古人諧聲似此甚多如野字音多與羽字
 音協家字音多與居字音協如詩曰吉日庚午

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麀麀曰鶴鳴于九臯
聲聞于野魚潛于淵或在于渚曰鴻鴈于飛肅
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曰燕燕于飛差池
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是野字與羽字音協
之例也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
狂且曰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
居曰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育後我邦家
是家字與居字音協之例也蓋當時自有北音

且有字協李字者不但毛詩爲然漢刻中如吳
仲山碑亦然慶字協章字不勝其多也

來南協聲

蔡寬夫詩話云秦漢以來字書未備旣多假借
而音無反切平側皆通用如慶雲卿雲臯陶咎
繇之類大率如此詩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
云遠曷云能來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
遠送于南皆以爲協聲僕謂寬夫之說是矣然

此二字未爲不協也來字協思字者非來字是
釐字耳如康衡詩曰莫學詩康鼎來康說詩解
人頤是亦以來字協詩字今吳人呼來爲釐猶
有此音南字協音字者非南字是吟字耳如文
選賈謐詩曰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拊翼同
枝條翻然各異尋是也唐人韓柳韻語如孟先
生詩復志賦貞符詩多以此協因而考之占人
協字必有其音又如毛詩以下字協故字者是

戶字耳家字協蒲字者是孤字耳慶字協陽字
者是羌字與卿字耳如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
有子七人毋氏勞苦曰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
予未有室家曰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
莫壽無疆之類是也學者當以類推之

我儀

洪丞相景伯隸釋曰周官注我儀二字皆音俄
詩以實惟我儀協在彼中河樂且有儀協在彼

中阿太玄亦以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左傳音
蛾作蟻徐廣音儀船作俄漢碑凡蓼莪皆作蓼
儀而司隸魯峻碑又作蓼莪此猶商之阿衡或
爲倚衡猗衡之例也蓋古者率多以阿倚莪莪
等字同爲一音又觀賈誼鵬賦曰請問于服予
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速之度兮語予
其期岑彭傳輿人歌曰我有祗棘岑君伐之我
有蝨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鼈含哺鼓

腹焉知凶災是以災字協時字音則災字合讀
爲緇漢人書災爲菑正此音也觀菑災字協時
字則知古人不獨以來字協釐字其二音亦本
通用如此

三傳

春秋五傳而騶夾二氏不傳所傳者左氏公羊
穀梁而已韓退之詩有春秋五傳束高閣之句
五字疑三字傳寫之誤耳三傳所記率多牴牾

如僖公八年用致夫人不言姓氏以爲哀姜公羊以爲聲姜穀梁以爲成風以哀姜爲說者則以哀姜旣絕於魯又殺於齊當與魯絕不當與夫人終之以禘致爲非禮以聲姜爲說者則以聲姜僖公夫人今乃歸於廟見也以成風爲說者則以成風者莊公之妾僖公之母僖公爲君故得與祭又如隱公時夫人子氏薨或以爲隱公毋或以爲隱公夫人其說紛紜不同如此

作文祖述

容齋隨筆曰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儼楊子雲逐貧賦幾五百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才百餘字今人有未見者輒錄於此宣宗朝有王振者作送窮詞亦工而逐貧賦備載於古文苑藝文類聚中洪氏何未之見乎送窮文雖祖逐貧賦然亦與王延壽夢賦相類疑亦出此古今文人近相祖述何限人局於聞見不暇

遠考耳據耳目之所及皆知韓柳二作擬楊子
 雲矣又烏知子雲之作無所自乎續筆謂文公
 之後王振又作送窮詞矣又烏知子厚之後孫
 樵亦作乞巧對乎樵又有逐痞鬼文甚工其源
 正出於逐貧賦今人言未見者雖以此宣宗
 噴嚏逐貧賦五百言文數不列
 隨筆曰今人噴嚏不止者必嘒嚏祝云有人說
 我按語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注女思我心則嚏

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道語余觀類要
 編風篇正有是說

古語椎拙

宋子京曰古人語有椎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
 以銷憂惟有杜康東哲賦杜康啞其胃樂天詩
 杜康能解悶潘佑詩直擬將心付杜康蓋祖此
 意文士有因其人名遂為事用者如東坡詩獨
 對紅蕖頌白墮按洛陽伽藍記白墮春醪自是

造酒者江東姓劉名白墮或謂因其能造酒遂
爲酒名又近時稱主簿爲仇香似此之類甚多
其與湯燁右軍醋浸曹公之說何異

蘇杭妓名

蘇杭妓名見於樂天詩中姑錄出以資好事者
一笑其詩曰移領錢塘第二橋始有心情問絲
竹瓊瓏篴篥謝好箏陳寵麝栗沈平笙又曰長
洲茂苑綠萬樹齊雲樓高酒一杯李娟張態一

春夢周五殷三歸夜臺又曰李娟張態君莫嫌
亦儼隨宜且教取又曰花前置酒誰相勸容坐
唱歌滿起舞又曰黃菊繁時佳客到碧雲合處
美人來注謂遣英倩二妓與舒員外同游又曰
真娘墓頭春草碧心奴頭上秋霜白就中惟有
楊瓊在堪上東山伴謝公又曰心奴已死胡容
老後輩風流是阿誰又憶杭州因叙舊游有曰
沈謝雙飛出故鄉又有九日代羅英二妓招舒

著作詩則所謂瓊瓏謝好陳寵沈平李娟張態
真娘心奴楊瓊容滿英倩羅等皆當時妓姓名
所謂黃四娘之名因杜子美而著也

題餠

宋景文公曰夢得嘗作九日詩欲用餠字思六
經中無此字遂止故景文九日詩曰劉郎不肯
題餠字虛負詩中一世豪余讀周禮疏羞邊之
實糗餌粉餈鄭箋今之餈餈安謂六經中無此

字邪又觀楊雄方言亦有此字苕谿漁隱謂古
人九日詩未有用餠字惟崔德符和呂居仁一
詩有買餠沽酒之語

傳說

王子年拾遺記殷湯門載傳說賃為赭衣春於
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卦
歲餘湯以玉帛聘而為阿衡夫湯所聘者伊尹
而傳說起於高宗之世相去二十餘世而此言

湯時傳說無乃誤乎

錫字

劉禹錫嘗曰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錫疑此字僻因讀毛詩有警注乃知六經中惟此注有錫字余觀楊雄方言有此一字觀樊儵傳三歲獻甘醪膏錫知漢人嘗有此語又考周禮少師掌教簫注亦有錫字則是錫字六經中不但詩注有此一字又

見於周禮注矣禹錫所言是未深考又觀唐人詩集有曰馬上逢寒食途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橋人此宋考功途中寒食詩也有曰嶺表逢寒食春來不見錫洛中新甲子何日是清明此沈佺期詩也禹錫舉考功馬上逢寒食之言而綴以佺期春來不見錫之句是又誤以二詩為一詩言耳然則春來不見錫乃佺期之句非考功之作也

損益詩語

詩眼曰沈佺期詩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子美詩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不免蹈襲隨筆曰子美詩夜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風樂天詩巫山夜足沾沙雨隴水春多逆水風白用杜句如此此非襲用前人句也以前人詩語而以己意損益之在當時自有此體不特此二者如李嘉祐詩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鸝而王

維詩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薛據詩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而子美詩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劉長卿詩柳色孤城外鶯聲細雨中而武伯蒼詩千條翠柳衡門裏百轉黃鸝細雨中增前人之語者如此又有損前人句語者如王維詩九天闔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而杜子美詩闔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是也有全用前一句而以己意貼之

者如沈雲卿雲白山青千萬里幾時重謁聖明
君而子美則曰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
長安是也有以前人五字句衍為七字句者如
沈佺期詩秦地平如掌而李白詩秦川四面平
如掌是也李肇謂王維好竊人對范元實謂老
杜不免蹈襲斯見謬矣又考之沈佺期人如天
上坐魚似鏡中懸此語又有所自觀陳釋慧標
詩舟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王逸少詩山陰道

上行如在鏡中游得非祖此乎杜子美詩曰春
水船如天上坐李白曰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
裏盧懷謹曰樓臺影就波中出月光疑鏡裏
懸是皆體貼此意

韓李

韓退之自薦書曰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
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
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

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李翱
薦所知書曰茲有二人偕來其一人賢士也其
一人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崇焉則賢者行
賢者行則常常之人日來矣况其待常常之禮
貌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二公均以是意設
諭別白是否其理明甚非老於文筆者不及此

韓用杜格

杜子美逢李龜年詩曰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

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
君韓退之井詩曰賈誼宅中今始見葛洪山下
昔曾窺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人暍死時杜
詩老妻画紙爲碁局稚子敲針作鈎鉤韓詩已
呼孺人戛鳴瑟更遣稚子傳清杯因知韓詩亦
自杜詩中來儲光羲詩孺人善逢迎稚子解趨
走孺人對稚子又出於江淹恨賦

絲囊

聖賢言行錄卷之三
懶真子讀杜牧之詩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
囊世已無謂漢以金盤承露而唐以絲囊絲囊
可以承露乎此不可解按華山記弘農鄧紹八
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五絲囊盛栢葉露食之
此事在漢武帝之前是以武帝於其地造望仙
等宮觀又觀梁文帝眼明囊賦序曰俗之婦人
八月旦多以錦翠珠寶爲眼明囊因凌晨拭目
唐人千秋節以絲囊盛露亦襲其舊正八月初

故事

不識撐犁

細素雜記云永叔代王狀元謝啓陸機閱史尚
靡識於撐犁枚臯屬文徒自成於骹骹沈元用
啓讀撐犁而靡識敢謂知書問祈招而不知尚
慙寡學陸機不識撐犁事竟不知載何書余謂
此見玄晏春秋曰予讀匈奴得不識撐犁孤塗
之事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故曰撐犁天子也

言匈奴號撐犁猶漢人稱天子也於是曠然一寤其事亦著藝文類聚類要謂書然則不識撐犁者乃皇甫謐非陸機也歐公謂陸機得非別有所據乎

豹文鼯鼠

郭璞注爾雅謂豹文鼯鼠漢武帝時得此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其後如崔倕佗刘士玄之徒皆知其說唐藝文類聚亦云終軍如豹文

鼯鼠武帝賜絹百匹余考前漢諸書不聞終軍有此事讀後漢竇攸家傳光武宴百僚於雲臺得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之惟竇攸曰此鼯鼠也詔問所出曰見爾雅驗之果然賜絹百匹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雅是以徐陵謝啓曰雖賈逵之頌神爵竇攸之對鼯鼠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得非卽此事而誤以爲終軍乎摯虞三輔決錄亦謂竇攸

紫荷囊

前輩謂尚書紫荷囊事案晉志八坐尚書荷紫以生紫為袷綴之外服加於肩上又梁史周舍問劉杳尚書着紫荷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持橐囊也荷乃負荷之荷人讀為平聲遂有此誤雖歐陽文忠公宋景文公有所不免余謂不然紫荷囊事其說已久非歐宋之誤也觀唐類表有云佩蒼玉負紫荷歐宋之吾豈無自邪

又考之沈約宋志蕭子顯齊志皆謂紫袷囊俗呼曰紫荷或曰負荷以行隋志曰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尚書右荷是則紫荷之說自晉宋以來有之劉杳謂持橐簪筆出張安世傳不知出於趙充國傳漫錄謂左荷右荷出隋樂志不知出於禮志

五技鼠

余讀荀子鼯鼠五技而窮為貓鼠之鼠唐藝文

類聚亦編入鼠門不知乃螻蛄非鼠也案本草廣雅皆謂荀之鼯鼠爲螻蛄一名碩鼠易晉如碩鼠孔穎達正義引蔡邕勸學篇云碩鼠五能不成一技注云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藏身能走不能免人荀子鼯鼠五技而窮並爲螻蛄也而魏詩碩鼠刺重斂傳注皆謂大鼠則爾雅所謂碩鼠關中呼爲鼯鼠陸機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

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水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然則螻蛄與此鼠同名碩鼠皆有五技但螻蛄技窮而此鼠技不窮故耳陸農師埤雅謂五技而窮者爲飛生與諸說不同

鷹犬論人

頌人之美以飛走比况者有之不過用麟鳳虎豹鷹鵬之類而已罕有以犬爲者後漢張表碑

雲客詩言卷之三
云仕郡爲督郵鷹撮盧擊此何理哉今人以掾
曹取媚上官奔走爲用者爲鷹犬乃知亦有自
云

杜荀鶴句

高齋詩話曰山谷嘗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
裏老正好對韓退之詩誰人肯向死前休余考
荀鶴詩元有是對其詩曰南來北去二三年年
去年來兩鬢斑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

前閒退之易閒字爲休字耳退之在前荀用其
語誰人肯向死前休誰人肯向死前閒二句皆
當理然豈可誣舉世之人盡從愁裏老邪蓋有
春風和氣中過一生者但不多耳不若浮世多
從忙裏老

陳文惠

張文潛云陳文惠公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我
日鱸魚香言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

本見皆作香字魚未為羹雖嘉魚直腥耳安得
 香哉松江詩話曰魚雖不香作羹芼以薑橙而
 往往馨香遠聞故東坡詩曰小船燒薤搗香薺
 李巽伯詩曰香薺何處煮鱸魚魚作香字未為
 非也余謂作者正不必如是之泥劉夢得詩曰
 湖魚香勝肉孰謂魚不當言香邪但此鱸魚香
 云者謂當八九月鱸魚肥美之時節氣味耳非
 必指魚之馨香也張右史之說既已失之而周

知和乃復強牽引蘇黃二詩以證鱸魚香之說
 且謂芼以薑橙往往馨香遠聞其見謬甚所謂
 道在邇而求諸遠鱸魚香字比鱸魚鄉甚覺氣
 味長更與識者參之

名炙

漢書載楊雄解嘲曰司馬長卿竊嘗於卓氏東
 方朔割名於細君師古注謂以肉歸遺細君是
 割損其名而文選載此文則曰東方朔割炙於

細君良注謂方朔拔劍割肉以歸炙亦肉也二說雖不同皆通於理漢書又曰欲談者宛舌而固聲師古注謂宛屈也固閉也而文選則曰欲談者卷舌而同聲翰注則又曰同聲謂候衆言舉而相效也而方言所載則曰含聲而寃舌漢書張耳傳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而史記謂外黃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嫁張耳二義不同漢書李廣傳載程不識語曰李將軍極簡易

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佚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而史記所載則曰李廣軍極簡易云云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而我軍云云以李軍對吾軍而言士卒佚樂故咸樂爲之死讀史記之文知漢書爲疎鹵也

壞麻

唐書陽城爲諫議大夫帝欲相裴延齡城曰脫以裴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會要曰延齡

儻相吾惟抱白麻慟哭世說曰李甘爲侍御史
鄭注求入相甘言於朝曰宰相代天理物注何
人敢茲叨竊白麻若出吾必壞之會要又曰景
福二年以李燧爲相宣制日知制誥劉崇魯抱
其麻而哭之乃授燧太子少師

蕭張封地

鄧有二地名屬南陽者音贊屬沛郡者音嗟按
茂陵書曰蕭何國在南陽是則蕭何封贊明矣

而沛有泗水亭班固銘曰文昌四友漢有蕭何
序功第一就封於鄧誤以爲沛地之嗟矣楊巨
源詩曰請問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識鄧侯姚
合詩曰鄧侯宅過謙賈島詩曰往歲鄧侯鎮諸
家皆承此謬劉晏歲輸至天子曰卿鄧鄧侯也
唐書釋文鄧南陽縣名則盱切此正得之留亦
有二地名一彭城之留一陳留王叔原諸家所
考子房所封乃彭城之留僕考張良碑正在彭

地理記 卷之三
城之留子房廟中東漢時所立知叔原等所考
爲信然而樂史寰宇記引城家記乃謂張良封
陳留侯食邑小黃一萬戶此說謬矣范石湖留
侯廟詩注曰自宋武下教修復時其失已久漫
錄謂徐州沛縣今留城鎮有留侯廟存焉

地理訛舛

載籍之間所言地理訛舛甚多不可勝述姑舉
數端漢文帝封淮南王長子陽周侯賜爲廬江

王應劭曰廬子國廬子國卽廬戎之地按左傳
廬戎自在宜城山中劭誤以中廬之廬爲廬江
之廬矣楚之熊繹所封丹陽正南郡枝江之丹
陽而西漢志注乃以曲阿之丹陽爲楚所封舜
漁雷澤正城陽之雷澤而周處風土記乃以吳
之太湖大雷山小雷山爲舜漁之所子胥之胥
山在嘉興東南而張晏乃以太湖之承胥二山
爲子胥之山李白讀書於匡山正綿州大匡山

小匡山之處而寰海記舊注乃指江州匡廬山
爲白讀書之所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左傳曰王
以田江南之夢則知雲在江北而郭璞注爾雅
乃以岳陽巴丘湖爲楚之雲夢後漢樊丹封謝
陽侯正詩所謂申伯番番旣入于謝之謝地也
而傳乃以爲射陽按射陽在山陽西卽高祖封
項纏之地非丹封地也樊毅碑曰謝陽之孫此
可驗也

三術

漢書載賓戲曰商鞅挾三術而鑽孝公應劭注
謂王霸富國強兵爲三術師古注謂王一也霸
二也富國強兵三也三術者帝道王道霸道商
君說秦孝公用此三術也事見本傳雖繼之以
富國之說卽霸者之用耳鑽者取必入之義是
說得之張曲江詩曰旣聞持兩端復見挾三術
又曰雖致負乘器初無挾術鑽正用此事今人

懷所製求上官知者且曰鑽具正此義也

南嶽首陽歷山塗山

張翠微云南嶽有三一衡陽之衡山二廬江之霍山三舒州之灊山漢武帝以衡陽遼曠故移其神於廬江今上俗皆號爲南嶽又九域志云舒州懷寧縣有灊山爲漢之南嶽一名天柱山卽漢武登灊天柱山是也按南嶽有二也非三也舒之南嶽卽廬之南嶽非有異也廬州古廬

子國卽春秋舒國之地張揖廣雅曰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曰天柱在廬江潛縣漢武帝移嶽神於天柱天柱亦爲霍山是則霍山與天柱一而已南嶽豈三邪首陽出有三一蒲阪二隴西三洛陽論語注以蒲阪爲夷齊所餓之地以僕考之洛陽者爲是阮瑀弔伯夷曰適彼洛師瞻彼首陽敬弔伯夷論語注謂蒲阪非也歷山有四一河中府二齊州歷陽縣三冀州四濮州雷

澤縣皆有舜之遺蹟翠微考異以濮陽之歷山
正舜耕之所塗山亦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
州鍾離縣四宣州當塗縣皆立禹廟翠微考異
以宣之當塗正禹之娶所

種田養生蠶

嵇叔夜養生論曰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
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安有
一畝收百斛米之理前漢食貨志曰治田勤則

畝益三升不勤損亦如之一畝而損益三升又
何其寡也嘗以二說而折之理俱有一字之失
嵇之所謂斛漢之所謂升皆斗字耳蓋漢之隸
文書斗爲斗字文絕似升字漢史書斗字爲斛
字又近於斛字恐皆傳寫之誤左太冲吳都賦
曰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蚕之繭注謂有蚕一
歲八育按廣記日南一歲八蚕以其地暖故爾
俞益期牋曰日南蚕八熟張文昌桂州詩曰有

地多生桂無時不養蚕此言可驗矣而海物異名記乃謂八蚕共作一蚕與前說異

蒼茫

東坡詩曰蒼茫瞰奔流又曰愁度奔河蒼茫間趙注謂蒼茫兩字古人用之皆是平聲而先生所用乃是仄聲蒼字廣韻音麤朗反而茫字上聲皆不收按楊雄校獵賦鴻濛沆茫字音莽白樂天雪詩寒銷春蒼茫又曰野道何茫蒼注並

音上聲近時蘇子美詩亦曰淮天蒼茫背殘臘江路委蛇逢舊春自注蒼茫仄聲茫作仄用似此甚多

蔡邕

蔡邕傳曰光和元年七月詔邕與光祿大夫楊賜等詣金商門問災畢邕悉心以對事悉在五
行志注云其志今亡而續漢志引蝗蟲及雉雞
二事而已余考邕集當時答詔問凡有八事一

虹蜺二白衣入德陽門三雌雞化雄四日蝕地
動風雨不時疾癘流行迅風折樹五星辰錯謬
六蝗蟲冬出七平城門武庫屋壞八令邕分別
阜囊封上勿漏所問邕對悉有據依皆傳所不
載傳文謂獻帝遷都長安董卓賓客欲尊卓比
太公稱尚父邕以爲宜須關東平定然後議之
觀集中有表太尉董公爲相國一表其詞甚切
謂卓功參周霍而止於三事無異於衆宜以爲
相國位在太傅上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亦傳
所不聞乃知異時卓爲相國正邕之所啓也

畢萬

曹子建作王仲宣誄曰流裔畢萬未嘗稱王厥
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向注秦
有王離王翦漢有五侯是揚聲也按王粲係畢
公高之後畢封於魏後十代文侯盛至孫稱惠
王因以王爲氏而秦之離翦自周太子晉之後

漢之五侯自齊田和之後此三派元不相干而此引離翦五侯爲畢氏裔條分葉散失也故新莽姚之孫以姚媯陳田王氏五姓爲宗室且禁元城王氏勿與四姓爲婚而已自取王訢之女魏東萊王基爲子納太原王沉女皆不以爲嫌蓋知此也庾信作宇文傑墓志亦有是誤文苑策問曰巨君之姓會非馭鶴之苗

童烏已已

童烏舊說謂楊子雲之子小名有一先輩讀法言謂吾家之童爲一句烏連平字作嗚呼字讀謂歎聲也似亦理長按後漢鄭固碑曰大男有揚烏之才年七歲而夭蘇順賦童烏何壽之不將是時去子雲未遠所舉想不謬於是知童烏爲子雲之子小名又觀韓退之作薛公達墓志集本云以公儀之子爲我後石本作以公儀之子已已後我趙德夫謂已已蓋其小字金石錄

中唐人碑刻長考其人名姓字與今本傳率多差謬或以字爲名或以名爲字或添減不同似此類十居七八唐距此二三百年姓字顯然著於史策者尚爾不可辨况所謂小名小字者哉此猶暗昧難以稽考南史王詢亦小字董烏

魯直詩體

魯直詩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人謂此體魯直初見不知唐詩此體甚多張俗

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李益曰柳吳興近無消息張長公貧苦寂寥貫休曰郭尚父休誇塞北裴中令莫說淮西杜荀鶴曰卷一箔絲供釣線種千林竹作漁竿皆此句法也讀之似覺齟齬其實協律

禁用黃

禁門曰黃閨公府曰黃閣郡治曰黃堂三公黃閣前史無其義人往往不得其說案禮記士鞮

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玄注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朱門洞啓當陽之正色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蓋是漢制張超與陳公牋拜黃閣將有日是也此見沈約宋志而衛宏漢儀亦謂丞相廳事曰黃閣或者不曉謂三公近於君故謂黃閣然名爲黃閣初非用黃又考南史何尚之與婢共洗黃閣益信黃閣非虛名也郡治之黃堂由春申君在郡塗雌黃以

厭火災遂爲黃堂故事外臣下室廬鮮有謂黃者然服飾猶未之禁往往臣下亦通用之自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黃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黃有禁自此始至明皇天寶間因韋韜奏御案牘襜褕去紫用黃制而臣下一切不得用黃矣敕舊用白紙唐高宗上元間以施行之制旣爲永式白紙多蠹遂改用黃除拜將相制書用黃麻紙其或學士制不自中書出故

里名書言卷之三
獨用白麻紙所以有黃麻白麻之異也詔晉時
多用青紙見楚王倫太子適等傳故劉禹錫詩
曰優詔發青紙表亦用黃紙觀前燕錄載岷山
公黃紙上表北史邢邵爲人作表自買黃紙寫
送之因知古者上下所書之紙不拘如此李肇
翰林志曰凡賜予徵召宣索處分曰詔用白藤
紙撫軍旅曰書用黃麻紙道觀薦告詞文用青
藤紙謂之青詞凡諸陵薦告上表用白麻紙石

林燕語曰唐中書制詔有四畫紙而施行者曰
發曰敕用黃麻紙承旨而行者曰敕牒用黃藤
紙赦書用涓黃紙或云取其不蠹也東齋雜記
治平間以館中書多蠹更以黃紙寫又知易白
以黃者往往以避蠹之故非專爲君命而然

陳眉公重訂野客叢書卷之三

以黃連并封以蠶繭之好味專然疾命而治
命平間以藥中香多醜實以黃連寫又味長自
絲效書用鼠黃絲如云取其不腐也東晉藥譜
參曰煉用黃粉絲淨官而竹者曰煉熟用黃粉
林燕語曰書中書師時有四國絲而絲行本目

